

書叢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理病的會社業工代近

著 尼 塔
譯 椿 之 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社會科學叢書

何炳松 劉秉麟 主編

R. H. Tawney 著
吳之椿 譯

近代工業社會的病理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權利與職務	七
第三章	貪得的社會	一八
第四章	工業主義的報應	三〇
第五章	財產與創造的事業	四七
第六章	職務的社會	七七
第七章	以工業爲專門職業	八三
第八章	萬惡的循環	一一三
第九章	實效的條件	一二七

第十章 勞心者的地位·····	一四八
-----------------	-----

第十一章 結論·····	一六六
--------------	-----

近代工業社會的病理

第一章 導言

大家都知道，英國人的特長是他們的持久的實行活動力，他們的特短是不願用原理來試驗這活動的好壞。他們覺得理論無趣味，以基本原理為自然；他們的興趣是在道路的現狀，而不甚關心於道路在地圖上的位置。我們很可以說，那種知識上的安分守己心與實行的精力聯合起來，在平常的時候頗足以解釋——若不足以辯護——他們優容思想上較為冒險的國家的批評的大度。這樣的態度，是人已經與命運定成交易，安心於命運的報酬，不願重新討論。這樣的辦法可以使心自由集中於有利的活動而不分，因為沒有無益玄想的嗜好來擾亂他。我們可以說，大半的時代所經行的道路，不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或尋得的，乃是他們所承受的；但重要的

事情就是他們必須繼續前進。英國人好像帶上了眼罩一樣，使他們在現成的路上走得更为安穩，不必分心去管他們的目的地。

人體用的藥品既不能當作日用的食料，日用的食料也不能當作藥品。有些時候不是平常的，在這些時候僅僅的遵行舊路是不夠的。必須知道這條路達到甚麼地方，設若不能達到，必須另走一條路。要另尋新路須費思索，照那些自命爲實行家的忙碌人看，思索是不合性情的事，因爲他們看事情爲自然，就不去更動他。假若一個人迷了方向，最合於實際的事不是向錯的方向最快的走去；乃是要思想如何尋出正路。一個國家在歷史上一大轉變的關頭跌倒了，最合於實際的事，不是行若無事，好像向左轉或向右轉，往上行或往下行，都無關係，只要他更加一點勁繼續做已往做過的事；乃是要思想已往的事是否對的，假如不對，便要去變更他。大難之後，一國實業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破片敗絮，必須湊攏的時候，這個國家必須下一個決斷；因爲即使他拒絕下決斷時，也是一種的決斷。假若他要下一個可以持久的決斷，必須超過暫時迎合新聞紙業主心理的哲學的範圍。他必須對於現在的短處與將來應有的特性兩者都有明晰的了解，纔不致

像松鼠在迴籠中，轉得雖然用力，卻是徒勞的。要得著這樣的了解，所採用的標準，必須較商業工業或社會生活暫時的需要爲永久，用他來判斷他們。簡單的說，就是必須求助於原理。

這些思想在這個時節或者不是完全無關係的，因爲事實已逼著英國人去重新考慮他們的社會制度，這是僅用原理來引他們所做不到的事。引用原理是社會無論甚麼大改造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因爲社會的制度是人心道德價值的標準在外面的表現，不改變道德的價值不能改革制度。議會，工業的組織，以及社會藉以表現自己的複雜機關的全體，好像磨石一樣，只能磨放進去的東西；假若沒有東西放進去，便磨些空氣。自然有許多人，不願意改革，別人來改革時，他們還要去反對。他們覺得現存的社會制度在以往是有利的。他們所願意的改革只限於那些能保障將來亦有同樣利益的。『皇帝喝了酒，全國全醉了。』他們實在不能懂得同胞爲甚麼不能與他們一同快樂的沐浴於陽春的光裏，好像法國一位稅務總管一樣的問道，『現在諸事進行如此順利，何勞改革呢？』這些人應當受憐憫，因爲他們缺少人類應有的社會心。他們亦用不

著論辯，因為他們生來就缺少要明瞭他所不可少的一種能力。

還有些別的人，覺得有一個新社會秩序的欲望，但是不能領會他們自己的欲望的含義。人對於基本改革的要求，也許真實的表同情。他們也許覺著了社會的惡處，誠心的要除去他們。他們也許設一新職，添一新官，創造一新名辭來表現要做些比改良有力而不及革命那樣擾亂的事情的決心。除非他們除用力實行之外，還去用思索的苦功，是無結果的。因為別人以他們為實行家，他們就自己覺得不能超脫這樣限制；因為他們過於以他們的哲學為自然的事，以致不覺得他的涵義，只要他們一動手做事，那個哲學，就重新振起好象一種無敵的力量，壓迫他們的行為使進入舊日的軌道中。『我是一個不幸的人；誰能救我脫離這個死的軀殼？』他們想將經濟生活放在較好的基礎上的時候，便像鸚鵡一樣重複呼叫『生產』這個字，因為這是他們心中的第一個字；至於生產是已經用過的基礎，生產的加增是大戰前的時代的特別成績，正如宗教在中世紀，美術在古代的雅典一樣；而經濟之不平最利害的時代，恰在自羅馬帝國衰亡後這個生產最大的一個世紀，都是他們所不注意的事。他們動了社會憐憫心時，以為最新發明一個方

法就是減輕貧窮，因為貧窮是與他們最寶貴的財富相反，他們就以貧窮爲人類最可怕痛苦。他們不懂得貧窮是社會不良的一種徵象與結果，而這個社會疾病是比較的屬於根本而較難於治療，也不懂得社會生活中使少數人以過富而損壞的特性，就是使多數人以過貧而受損壞的特性。

『但生產的加增是重要的。』那個自然。豐餘是好，缺歉是不好——這是不須過去五年間戰^{指歐}墳中之鬼來告訴我們的。但豐餘依賴合作的努力，而合作依賴道德上的原理。而道德上的

原理正是這一教派的先知者所輕視的。所以世界『繼續於貧乏之中』，因為他太貪而眼光太短，不求尋『使衆人一德一心的東西。』商業教員所提出來的好意的社會改組計畫，歸於流產，因為他們要將不相容的東西合在一起，他們所擾亂的徧處皆是，所解決的沒有一件。他們好像一個人覺著舊鞋不適於用，不去做一雙好皮子的，卻去買一雙加大兩碼的，又好像一個人星期日在禮拜堂捐了六便士的假錢，下星期日去捐一先令的假錢來補救。當他們狂熱的力量用完之後，除了夢醒之外，沒有別的可看的結果，他們便叫起來說改良是不可能的，歸罪於人性，但應

當受責備的卻是他們自己。

然而工業所應有的基本原理向來是簡單的，無論應用是怎樣困難；人忽視這些原理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困難，乃是因為他們簡單。一種工業，將所有的事都除外，照他的精神看起來，並無別的奧妙，不過一羣人集合起來，在競爭與互助的各種程度之下，以供給社會所需要的某種服務來謀生活。無論你如何組織他，或是一羣用斧鑿的工人，或是自耕其田的農人，或是一百種造船的機匠，所造的船，是複雜的奇蹟，所用的機器，是幾百年發明的結晶，但他的職務是服務，他的方法是結社。因為工業的職務是服務，所以照全體看起來對於社會有些權利與義務，取消這些權利與義務便造成特殊利益。因為他的方法是結社，所以其中的各種份子，彼此相對有些權利與義務；忽視或違背這些權利與義務，便造成壓迫。

所以工業合理的組織的一些條件是永久的，不變的，是具有極平常知識的人所能懂的，只要他們觀察同國人的性情，從歷史上的大綱著眼，不用專門家的無生氣的抽象觀察。第一個條件是工業當附屬於社會，使在技術之可能以內與社會以最好的服務，使那些不服務的人完全

得不著報酬，因為一個功能的精神，就是要使他的意義不在滿足他的本身而在滿足他所爲的目的。第二個條件是指揮與管理，應當放在對於被指揮被管理者負責的人的手中，因為經濟自由的條件，是人不當受他們不能管束的權力的轉治。工業的問題，實在不僅爲物質上的困苦，乃是關乎權利的問題；因為他是關於權利的，所以這個問題，在工人階級中物質上痛苦最少的部份，最爲危急。這個問題，第一是關乎職務的，第二是關乎自由的。

第二章 權利與職務

一種職務的定義，可以說是一種包含或表現社會目的的思想的活動。他的精神在於做事的人行使職務不僅爲個人的利益或滿足個人，而承認在盡職上對於較高的權力負有責任。工業的目的是明瞭的。他是爲要供給人以必需的，有用的，美麗的東西，使他們的身體或精神有生命。在這個目的管轄範圍以內，他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活動。一離開這個目的，他的社會意義，就

等於蜂蟻的秩序工作，孔雀的步行，或野獸爲死屍的競爭一樣，雖說照辦工業的人看起來，也許是無害的，有趣的，甚至於令人欣悅的事。

這個事實通常是爲人所感覺的，無論他們是怎樣的不能或不願意照這個事實實行；所以有的時候，在他們能夠管轄暴力與貪婪的勢力的範圍以內，他們會能採用各種方法，注重經濟活動的社會性質。但是要使這樣的注重有效，是不容易的，因爲需要一種永久的意志的努力，而人的虛榮天性是與這種意志反叛的，又因爲要使這種意志有效，必須將他托體於社會與政治的組織，這種組織的本身也許變成這樣武斷，壓迫，或腐敗，不但不能助長這種意志，反去阻撓他。當這樣退化的程序已經深了的時候，正如十八世紀中葉歐洲大半的國家一樣，少不得將這種死的組織打碎，將他掃除乾淨。在這種進行之中，個人得著解放，他的權利也擴大了；但是社會目的的思想，因爲陳舊秩序，當有的缺乏信用，也就失了信用。

所以在建築在舊朝廢址上面的工業社會裏，佔優勢的聲調，是力持個人的權利，不問這些權利之行使所助成的社會目的，這件事是不足爲希奇的。經濟的發展將人口聚集於煤礦區域，

他的精神是一種很大的殖民的移動，從東方與南方，遷徙到西方與北方；自然在英國的這些地方，就如在美國的殖民地一樣，特有的人生觀是個開荒的人與礦營的哲學。這種社會性質的變動是深沉的。這種變動，至少在英國是漸進的；『工業革命』的結果，難然是大不幸，但他本身不過是許多世紀的細微的道德變遷的外面的極點。近世經濟關係之興起，在英國可以說是從十七世紀之下半開始，是與用機械的概念來代替目的的概念的一種政治學說同時并起。在歷史上，一大部份的時間，人覺得社會秩序的意義，是在他與宗教的普遍目的有關係。好像一個梯子，從地獄升到天堂，社會不過是其中的一級。社會的各階級好像一個有組織的身體的五官四肢，社會自己是個縮影不完全的反射那個較大的天地。宗教革命的時候，教會變成了國家的一部分，已經衰弱的宗教勢力，在從前雖曾建設那莊嚴而太複雜的綜合，現在卻受了摧殘。但是他的影響，在給養他的根已經斷絕後，依然存在幾達一百年之久。人生下來就是在這種空氣之中，無論他們是如何實行的或詭詐的，不能容易使他們的精神脫離這樣的空氣。這個新國家政策，要想為自己的利益，利用傳統的宗教的制裁的勢力，來制服所有的階級與利益，使他們奉一個公

同的目的，也沒甚麼不方便的；國家自己以爲是這共同目的的保護者，十六世紀一大半的時期，人普通都是這樣想法。社會結構的方針，已不認爲應當抄摹普遍秩序的縮影。共同的習慣，共同的遺俗與信仰，上面來的公同壓力，使他們有一致的方向；這個方向，防制個人變化的力量與側面的發展；他們集中的中心點，從前是兼有幾種國家性質的宗教，現在是附帶許多宗教性質的國家。

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去中世紀未遠；一七〇〇年的英國，方從前兩世紀劇烈的爭論中出現；這兩個時代的區別，不僅在憲法的與政治的組織，而在社會的與政治的理想。不但事實變了，即觀察事實的心理也大變。這個變動的精神，是在一個思想的消滅：就是說社會制度與經濟活動是與公同目的有關係的，這個目的使他們有意義。也是他們的標準。十八世紀的時候，國家與教會，都放棄了維持一部公同社會倫理的事務；剩下來的，不是訓導全國，乃是壓迫一個階級。輿論從此不以社會的制度與經濟的活動爲應當受道德標準的制裁如私人行爲一樣，因爲從前的制度，無論如何武斷，反覆，並且在實行上時常是腐敗，但在外面總是標記著，表現著生活是

附屬於超過私人利益的目的，這樣的現象，從此不能影響輿論了。政府裏以前關於管理社會的部份，即使未停止，至少已成廢物了。因為中世紀存在的民主政治，已經消亡，革命的民主政治，尚未產生，所以政權落於一些昏聩的階級手中，他們為不負責任的貴族的利益，行使政權。宗教離開人類的日常生活比國家更遠。慈善事業很多，但宗教在從前為最大的社會的勢力，現在卻成了私人的東西，如紳士的地產，或工人工作的衣服一樣。特別的赦免指教會法庭與偶然的干涉是有的，好像君王赦一個罪犯，或署一道斬決罪犯的命令一樣。但親密的人情的，可愛的東西——基督教的精義，大部份是消滅了。上帝已被丟到窮蒼極冷的高度去了。在天上有個有限制的帝制，亦如在地上一樣。上帝觀望自己所造成所轉動的奇怪機器，但是他的動作，上帝已不能也不願管轄。上帝的智慧干涉越少越顯得出來，正如英國皇帝對於議會的行事偶然干涉一樣。

那些代表社會組織上共同目的的勢力，無論代表得如何不完備，但他們放棄地位的自然結果，使目的思想的自身，漸漸的從社會思想中消滅了。他的十八世紀的地位，就被機械的思想佔去。人與人彼此間，人類全體與上帝間，因他們與共同目的有關係而起的相對義務發生聯

絡，這個概念，在從前雖隱約的想著，不滿意的行著，究竟是連合社會組織的首石，但自從教會與國家由社會中心的地位退向外幅以後，這個概念就不爲人所重視。這拱橋的首石除去以後，所剩下的是私人的權利與私人的利益，這些權利與利益是社會的材料，不是社會的自身。這些權利與這些利益，是屬於天然的，以前被帝王與教士的野心所擾亂，現在上面這不自然的東西既已除掉，他們就出現，因爲他們是天然本身的產物，不是人造的。在以前的時候，人認他們是與一種公共目的有關係的，不管那個目的是宗教的或是國家的幸福。自此以後人遂以他們爲絕對的，立於不敗的，立於自己的資格之上。他們是政治與社會最後的事實，因爲他們是最後的事實，所以他們不附屬於社會的別的方面，而社會的別的方面，卻是附屬於他們的。

國家不能侵犯這些權利，因爲國家的存在是爲保護他們。各階級間的關係是由他們定的，因爲權利中之最明顯而最基本的就是財產——財產是絕對的，是無條件的——那些有財產的人，被看爲那些無財產的人的天然統治者。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契約來行使這些權利，就發生社會。社會維持契約的自由，令他們盡量的有無拘束的行使，在這種範圍之內，社會可以說是盡

了職務。假若社會像法國的皇室，用武斷的勢力來蹂躪他們，在這個範圍內，社會便是失職。這樣的觀念，使社會好像一個大合資公司，在這個公司裏面，政權與紅利之收受，應當屬於最大的股東。社會活動的潮流，不是會集於共同的目的，而是分散於許多的槽渠，這些槽渠就是組成社會的個人的私利益所造成的。社會活動成功最好的保障，在於這些利益的綜錯與自然的情形，在於除個人的目的以外，簡直不求將他們屬於較大的目的。天然本能的慈惠在感情上與理性上，都有一種的奧妙，十八世紀將上帝逐出社會接觸之外，就以他爲一個代替上帝的東西，不猶豫的將上帝與天然看作同樣的東西。

『所以上帝與天然計畫了大綱』

使自利心與社會心變成一物』

在注重實行的世界內，這種思想的結果，造成法治的社會，而不爲政府反覆的意思所管轄，但這種社會不承認個人尋求他們的經濟私利的時候，當受道德的限制。在思想界的，政治的哲學，以權利爲社會秩序的基礎，即使想到盡義務的事，也以爲是由權利自由行使的不可避免的程